

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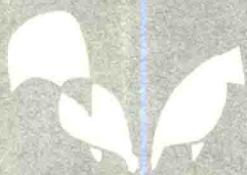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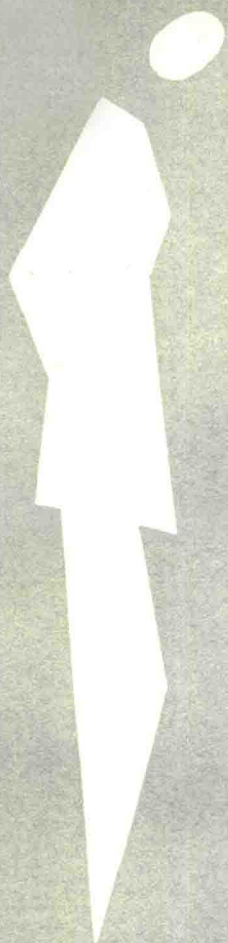
棉花垛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选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会推争中协重有按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家隆来品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作社以作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中国出版文学1979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由文艺新时文学1979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丛书萃新的文从1979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作品选、时代文艺新时文学1979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鸣选、时代文艺新时文学1979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争选、时代文艺新时文学1979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由文艺新时文学1979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新出的这套丛书，荟萃新的文学从1979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鸣价值并有的较大反响，精选出中篇作品有家的经验好出版的意见，成
短篇小说的不同体裁，从1979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年的大批作品中，精选出中篇作品有家的经验好出版的意见，成
5部，短篇集2部。在每篇中附上创作更好出版的意见，成
面上2至4篇，有的还附上文章或创作更好出版的意见，成
性的评论文章，有释文比较之后，每年不同意见，成
对自己作品的阐释文比较之后，每年不同意见，成
对读者可以认识。1985年编。不同意见，成
至2部争鸣作品年编。不同意见，成
鸣，使文学充满了朝气和活力，成
创作发展的一股推动力。





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

棉花垛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选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05号

棉花垛 MIANHUADUO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编

责任编辑：胡卓识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268000字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20000册 定价：6.35元

出 版 说 明

新时期以来的文坛，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一些作品，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着争议。这是一种正常、自然的现象。不同意见的争鸣，是创作发展的一股推动力。为了进一步活跃创作和评论，也为了给文学研究和教学提供较为完整的有关资料，我们组织选编了这套争鸣作品丛书。我们已从一九七九年在一九八四年的大批争鸣作品中，精选出中篇小说集五部，短篇小说集两部。从一九八五年开始，我们每年从中、短篇小说中选编一部或两部争鸣作品集。这些选集已陆续出版了十三部。现在又精选了一九八九年争鸣作品集一部，奉献给读者。这部选集仍按作品发表的时序编排，每篇作品都附上了一至三篇有代表性的争鸣文章，以便对其中所选作品及其争论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Fig 1 e

目 录

棉花垛	铁 凝 (1)
男性世界中女性的生命本相	董晓宇 (63)
——谈《棉花垛》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对现代乡村青年女性的艺术把握	阎新瑞 (68)
——评铁凝的《棉花垛》	
鲜血梅花	余 华 (74)
余华, 速请刹车	高 尚 (90)
——《鲜血梅花》读后	
想当兵吗? 丫头	胡玉萍 (95)
绿色军营的诱惑	赵凤山 (141)
真情与矫情, 铺张与匆忙	阿 吾 (146)
家属房	刘庆邦 (150)
是生活事实, 还不是本质真实	沈 成 (193)
——从中篇小说《家属房》谈起	
发人深思的《家属房》	任启亮 (199)
匆匆春又归去	周 渺 (204)
因福得祸	智 杰 (259)
——读《匆匆春又归去》	
玄虚的悲剧	阮 明 (266)
——也谈《匆匆春又归去》	
本系无牢骚	汤吉夫 (271)

可悲的“无牢骚”	西 龙 (323)
——与友人谈小说《本系无牢骚》	
说“牢骚”	智 杰 (329)
——从汤吉夫的一篇小說谈起	
乡 长	林和平 (334)
他起码不是一个坚强的斗士	厚 嘉 (355)
当个“好官”不容易	宜 言 (359)

棉花垛

铁 凝

这里的人管棉花叫花。

种花呀。

摘花呀。

拾花呀。

掐花尖，打花杈呀。

.....

这里的花有三种：洋花、笨花和紫花。

洋花是美国种，一朵四大瓣，绒长，适于纺织；笨花是本地种，三瓣，绒短，人们拿它絮被褥，禁蹬踹。洋花传来前，笨花也纺织，织出的布粗拉但挺实。现在有了洋花，人们不再拿笨花当正经花，笨花成了种花时的捎带。可人们还种，就象有了洋烟，照样有旱烟。

紫花不是紫，是土黄，和这儿的土地颜色一样。土黄既是本色，就不再染，织出的布叫紫花布。紫花布做出的单衣叫紫花汗褂、紫花裤子，做出的棉袍叫紫花大袄。紫花大袄不怕沾土，冬天，闲人穿起紫花大袄依住土墙晒太阳，远远看去，墙根儿象没有人；走近，才发现墙面上有眼睛。

五月、六月、七月，花地和大庄稼并存，你不会发现这儿有许多花。直到八月、九月，大庄稼倒了，捆成个子上场，你才会看见这儿尽是花地，连种了一年的花的花主们也象刚觉出花就在身

边。花地象大海，三里五乡突起的村落是海中的岛屿。那时花叶红了，花朵白了，遍地白得耀眼。花朵被女人的手从花碗儿里一朵朵托出来，托进依在肚子上的棉花包。棉花包越来越鼓，女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笑，彼此都看到了大肚子。一地大肚子，有媳妇的，也有闺女的。媳妇们指着媳妇们的肚子问：“几个月了？还不吃一把酸枣儿。”闺女们扭着脸。

摘花时，花主站在房上喊：“摘花呀，摘花呀！”喊来当块儿的闺女媳妇，摘完，过秤付工钱。

米子和宝聚

米子做媳妇前也凑群摘花，那时米子也有过这雪白的大肚子。后来她不摘了，她嫌摘的多，工钱少。她有理由不摘，她长得好看，明眉大眼，嘴唇鲜红，脸白得不用施粉。她穿紧身小袄，钟一样的肥裤腿，一走一摆一摆。那时肥裤腿时兴，肥到一尺二，正是一幅布宽。一条棉裤要一丈四尺布，但臀部包得紧。这款式不是谁都敢穿。

米子的裤腿越来越肥，走起路来象挟带着春风，把村里男人、女人的眼都摆得直勾勾的。男人心动，女人妒嫉。可她不再摘花。遇到谁家摘花时，花主站在房上一迭声地喊，米子也不出来。摘花人走过米子家的土院墙，就撞掇年轻的花主喊米子。花主不喊，花主自知米子不出门的缘故。

米子不种花，不摘花，可家里也有花。里屋的炕头上，油黑的墙旮旯里，她常有一小堆。花被一张印花包袱盖严。米子不愿人看到她的花，她自知那花色杂，来路不正，可它来得易。花碗儿不再刺她的手，她愿意男人看见她的手嫩。

米子和爹两人过日子。她爹叫宝聚，摆糖摊儿，卖煤油，晚

上“摇会儿”。黄昏了，宝聚推出小平车，点起四方四正的罩子灯。车上摆着脆枣、糖球、山里红、花生、烟卷，鸣锣开张。

“摇会儿”的锣叫糖锣，响铜做成，有碗口大，敲起来比大锣高亢，比戏台上的小锣暗哑，噙、噙噙，噙、噙噙！

宝聚敲开百舍的夜，这村叫百舍。

敲阵糖锣，宝聚念诵出口成章的口诀：

抽抽签，摇摇会儿，

哪年不摇两亩地儿。

赢的东西不算少，

哪能见好就要跑。

.....

“摇会儿”的车子被紫花大袄围严，人往车上扔铜子毛票，拿起宝聚的竹签筒，咣咣摇。开会儿了，宝聚对照你摇出的会儿底，该给烟的给烟；该给糖球的给糖球。烟不强，就“双刀”和“大孩儿”，糖球花色多，有红有黄有绿，一个色儿一个味儿，扭着螺丝转儿，象蚕茧大。

宝聚是个细高挑儿，公鸭嗓。先前他在村里唱本地秧歌，演青衣、花衫，唱时调门高，尾音拖得长。看家戏是“劝九红”，他演九红，九红被贪财的父亲劝，要九红嫁给一个财主老头儿。九红不听劝，和爹讲理，唱着“跺板”：“有九红坐在了正房以上，禀老父听女儿细说端详……”振振有词地诉说这门亲事的不般配，批判父亲的贪财思想。扮父亲的演员比宝聚矮，穿着紫花布做的偏领员外衣，下摆拖着地。嘴上没有髯口，用酒泡松香沾几朵洋花瓣，九红梳着大头，榆皮贴鬓，但行头含糊，裙、袄都是白布染成，水袖打挺儿，甩不起来。可宝聚有嗓子。

九红的哭诉，批判没有感动爹爹，却感动了台下邻村一个闺女，生是嫁给了地无一垅的宝聚。过门后夫妻恩爱，生了米子，那闺女却得了产后风，死了。如今人们听见宝聚的呐喊，如同听到了九红在爹面前的哭诉。

宝聚“摇会儿”收铜子、毛票，也收花。他收的花和米子的花一样不整状。米子不让宝聚的花归里屋，宝聚就把这花笼统地倒在外屋水瓮旁。那儿潮，卖时压秤。

米子和明喜

洋花的成色好，使花主们更看重花。三伏天缺水，花主扔下大庄稼不管，净浇花地。井水浸着干渴的土垄沟，土垄沟渗水，水头象是不动弹。可水在流，流进花地，漫过花畦，花打起精神，叶子象张开的巴掌。花桃湛绿，硬邦邦打着浇花人的小腿。

花主明喜在看水。明喜躺在花叶下睡，花搭搭的阴影在他光着的胸脯上晃。明喜不真睡，他估摸着水势，畦满了，便从花叶下蹿起来，改过畦口，再躺下。他浇得水大，浇得仔细。明喜最惦记他的花地，他盼花地今年比往年好，他盼大庄稼快倒了。那时他就会有一个看花的窝棚，那时他就从媳妇炕上卷起一套新被褥来花地看花。明喜愿意看花，虽然看花要离开媳妇，媳妇又是新娶的。可媳妇知道这花地的娇贵。知道这事不能拦，索性就不拦，还把新被褥给明喜准备出来。新被褥是娘家的陪送，洋花纺线，鬼子绿、鬼子紫、煮青和槐米染线，四蓬缂织布。

明喜要看花了，媳妇总是和明喜恩爱着一夜不睡，就象明喜要出征，要远行，要遇到不测风云，那不测风云就是窝棚里的事。她知道现在丈夫对她的热情都是提前给予她的歉意。明喜和媳妇高兴一阵，翻个身，叹口气，象在说：看花，祖辈传下来

的，我又不能不去。要看花，莫非还能不搭窝棚，还能不抱被褥，还能不离开你，还能……他不再想，仿佛不想就不再有下文。

明喜八月抱走被褥，十月才抱回家。那时媳妇看看手下这套让人揉搓了两个月的被褥，想着发生在褥子上面、被子底下的事，不嫌寒碜，便埋头拆洗，拆洗干净等明年。

谁都知道米子钻窝棚挣花，也不稀罕。这事也不光米子，不光本地人。还有外路人，外路女人三五结伴来到百舍，找好下处，昼伏夜出。

花主们都有这么个半阴半阳含在花地里的窝棚。搭时，先在地上埋好桩子，桩子上绑竹弓，再搭上箔子、草苫，四周戳起谷草，培好土。里面铺上新草、新席和被褥。这窝棚远看不高不大，进去才觉出是个别有洞天，几个人能盘腿说话，防雨、防风、防霜。

花主们早早把窝棚搭起来，直到霜降以后满街喊拾花时，还拖着不拆。拖一天是一天，多一夜是一夜。就是宝聚用糖锣敲醒的那种夜。

宝聚用糖锣宣布了夜的开始，旷野里也有了糖锣声。旷野里的糖锣比宝聚的糖锣打出的花点多，但更暗哑，象是带着夜这个不能公开的隐私在花地里游走。糖锣提醒你，提醒你对这夜的注意；糖锣又打扰着你，分明打扰了你的夜。它让你焦急让你心跳，你就盼望窝棚不再空旷。

在旷野敲糖锣的人叫“糖担儿”，但他们不挑担儿，只扛一只柳编大篮，篮子系儿上绑个泡子灯。篮里也摆着宝聚车上的货，烟比宝聚的好，除了“双刀”“大孩儿”还有“哈德门”“白炮台”。他们用好烟、大梨给窝棚“雪里送炭”，他们知道，窝棚里的人在高兴中要“打茶围”。

有个糖担儿每天都光临明喜的窝棚，明喜的窝棚里每天都有米子。糖担儿来了，挑帘就进。那帘子叫草苫儿，厚重也隔音，

人若不挑开，并不知里面有举动。糖担儿挑开了明喜的草苫儿，泡子灯把窝棚里照得赤裸裸。明喜在被窝里骂：“狗日的，早不来晚不来。”他用被角紧捂米子。米子说：“不用捂我，给他个热闹看，吃他的梨不给他花。”糖担儿掀掀被角，确信这副溜溜的光肩膀是米子的，便说：“敞开儿吃，哪儿赚不了俩梨。”他把一个凉梨就势滚入米子和明喜的热被窝。明喜说：

“别他妈闹了，凉疹疹的。”米子说：“让他闹。你敢再扔俩进来？”糖担儿果然又扔去两个，这次不是扔，是用手攥着往被窝里送。送进俩凉梨，就势摸一把长在米子胸口上的那俩热梨，热咕嘟。米子不恼，光吃吃笑。明喜恼了，坐起来去揪糖担儿的紫花大袄。米子说：“算了，饶了他吧，叫他给你盒好烟。”明喜说：“一盒好烟，就能沾这么大的便宜？”米子说：“那就让他给你两盒。”明喜不再说话。明喜老实，心想两盒烟也值二斤花，这糖担儿顶着霜天串花地也不易，算了，哪知米子不干，冷不丁从被窝里蹿出来，露出半截光身子，劈手就从糖担儿篮子里拿。糖担儿说：“哎哎，看这事儿，这不成了砸明火。”米子说：

“就该砸你。叫你动手动脚，腊月生的。”说着，抓起两盒“白炮台”就往被窝里掖。糖担儿伸手抢，米子早蹿到被窝底，明喜就势把被窝口一摞，糖担儿眼前没了米子。糖担儿想，你抢走我两盒“白炮台”，我看见了你的俩馋馋^①，不赔不赚。谁让你自顾往外蹿。我没有花地，没有窝棚，不比明喜。看看也算开了眼。

明喜见糖担儿不再动手动脚，说：“算了，天也不早了，你也该转转游了。我这儿就有几把笨花，拿去吧。”明喜伸手从窝棚边上够过一小团笨花，交给糖担儿。糖担儿在手里掂掂分量、看看成色说：“现时笨花没人要。还沾着烂花叶。留给你媳

①馋馋：乳房。

妇絮被褥吧。”明喜说：“算了，别来这一套了，我不信二斤笨花值不了仨梨两盒烟。”糖担儿不再卖关子，接过花摞进篮子，冲着被窝底说：“米子，我走了，别想我想得睡不着。赶明儿我再来看你。”明喜说：“还不快走。”糖担儿这才拱起草苫儿，投入满是星斗的霜天里。明喜披上衣服跟出来，他看见糖担儿的灯顺着干垄沟在飘。看看远处，远处也有灯在飘。他想起老人说的灯笼鬼儿，他活了二十年还从来没见过灯笼鬼儿什么样。可老人们都说见过，说那东西专在花地里跑。

糖担儿用糖锣敲着花点，嘴里唱着“叹五更”。

明喜见糖担儿已经走远，钻回窝棚。米子在被窝底蹴着。明喜掀开被窝对着里面说：“米子，出来吧，糖担儿走了。”米子不出来，只伸出一条白胳膊拽明喜，让明喜也蹴到被窝底。明喜先把腿伸进被窝，摸黑儿在枕头上坐一会儿，然后褪下大袄向下一溜，也溜到被窝底。米子早用头顶住了他的小肚子，顶得明喜想笑。明喜把米子推开，米子打个挺儿舒展开身子说：“你顶我还不行。”明喜不说话，也用头去顶米子。米子说：“扎死我。”说着扎，她捶着明喜的背，搂着明喜的脖子。明喜的脸贴着米子的身子一愣：我操！敢情米子的身上这么光滑，我怎么这会儿才知道。明喜觉着自己手糙、脸糙、身上也糙，米子生是和明喜的糙身子滚……

两人觉出身上冷才知道被窝敞了许多，明喜歪起身子掖被窝，米子说：“我该走了，也省了你左掖右掖了。”明喜说：“这就走？”米子说：“你也乏了，睡吧。”明喜说：“看你说的，别把我看扁了。”米子说：“扁不扁的吧，莫非你听不见你的呼噜？”明喜不说话了。米子早已摸黑穿好了棉裤棉袄，又摸到自己的鞋，跪在明喜身边说：“你睡吧，我走了。”

明喜躺着不动，只说：“外边有洋花，干草挡着哩，你自己

抓吧。哎，可不许你再到别处串了，干草底下的花你尽着抓。你听见没有？”

米子答应一声，从窝棚顶上拽下她掖在那儿的空包袱皮，拱开了草苫儿。明喜听见她在揪干草抓花。

米子把明喜捂在干草底下的洋花尽摀入包袱，系上包袱便松心地蹲在花垄里撒尿，尿滋在干花叶上豁唧唧地响，明喜被这响声惊醒，知道米子还没走，披上大袄拱出窝棚两步迈在米子跟前，米子从花垄里站起来挽腰系裤说：“又起来干什么？”明喜说：

“我还得嘱咐你一句，你听了别烦。可不许你再往别处去了，快回家吧。”米子说：“我不是答应过了！”明喜说：“我没听见。”

米子说：“那是你没听见。”米子把一包捶布石大小的棉花抡上了肩，她觉得，明喜留给她的花还真有些分量哩。

米子望望四周，糖担儿的泡子灯又跳出了一个窝棚，糖锣打着花点。她迈过几条花垄，跨进一条干垄沟。明喜盯着米子的背影，看见米子并没有朝村里走。米子只朝村里走了一小截就斜马着拐了回来。明喜想，说话不算数，还钻。赶明儿看我还给你留好花。

赶明儿米子来了。明喜问：“怎么总是说话不算话，不是说回村么？”米子说：“是回村了。”明喜说：“得了吧，别哄我了，走了一小截就往回拐，又串了几处？”米子说：“你愿意听？”明喜说：“不。”米子说：“不愿意听还问。”明喜说：

“问是得问，不问问还能给你留好花？”米子说：“就那几把洋花，也有脸说。你别给我留了，你娶了我吧。娶了我，就不要你的花了，还让你敞开儿打我。”

国

国跟他爹来百舍赶集买花，国他爹开花坊。这年国十二，头

上留着“瓦片儿”。

花市设在茂盛店里。茂盛店临街，三间土坯房，房前常年搭着罩棚。棚下设两张白茬长桌，赶集的、住店的在棚下吃豆芽焖饼、喝糊汤。有个卖咸驴肉的在棚下操刀卖肉，有人买了肉，借茂盛的盘子盛，还找茂盛要醋蒜。茂盛不用徒弟，自己掌勺自己跑堂。

茂盛店面狭窄，后院宽敞，一带土坯院墙圈起两亩大的院子。院里常年滚着牛马粪，人和牛马把墙的边边缘缘蹭得溜光。贴墙几棵老椿树让牲口啃光了皮，可树照样疯长，瘦高。这里晚上留宿过往车马，白天清静，只在逢五排十大集时才热闹——花市占着。外地开花坊的在这儿收花，给茂盛好处。

国他爹沿着一溜摊开的花包查看，和卖花的讨价还价。他不急于买进，只等行市。太阳正南时才是收花的好时辰，卖花的都急着回家，放松花价。

国替他爹守着花堆。刚买进两份，花堆还小，堆前横着大秤和杠。国坐在花堆上玩秤砣，提起秤砣往花上扔。秤砣沉入花堆，国就插进胳膊找，找出来再往里扔。他一次比一次扔得高，秤砣一次比一次沉得深。

米子在卖花，穿着藕荷小袄，黑薄棉裤，头上蒙块素白羊肚手巾。米子不蒙花手巾，她觉着花红柳绿反倒贫气。这手巾两头各有一行红字，这头是“祝君早安”，那头是英文老花体的“Good Morning”。这儿的人都蒙这种手巾，这儿的人都不深究这两行字的含意。可人们都假装研究米子的手巾。米子知道人们不是看手巾，是看她。

每次米子卖花，宝聚都叫米子连外屋水瓮旁边的花一块儿包走。米子不。她只顾自己，这是体己。外屋的留给宝聚卖，那才是她和爹的缠缴^①。哪怕缠缴不够时米子再往外拿，她也要攒

^①缠缴：生活费用。

体己。她钻窝棚也想着以后，她要寻人，她要生儿育女，她不愿意只带着一张穷嘴走。

宝聚的花包小，在花市尽头。

国他爹从米子跟前走了好几趟，不看米子的花包，也不看米子的手巾。米子拿眼瞟他，心想：充什么大尾巴牲口，你不就是开花坊的。你那小算盘我知道，左不是耗人呗。

米子看见国他爹在远处抓挠着卖主的花和卖主杀价，知道他杀价杀得狠。可等钱用的卖主还是扛起花包跟着国他爹走。

也不知转了多少趟，米子到底憋不住叫住了国他爹。米子说：

“哎，我说买花的，怎么光走，也不怕把鞋底子磨出窟窿呀。”国他爹站住，说：“你的花我收过，被伤^①。”米子说：“谁被伤？”国他爹说：“开花坊的被伤，买主被伤。”米子说：“怎么被伤？”国他爹笑笑，又走了。米子觉出有点讪。她想着等这个汉们再过来怎么对付。她觉着太阳走得很慢，日子过得很慢。

国他爹又过来了，这次米子不再叫他，倒把脸狠狠一扭，一行“Good Morning”正对准国他爹的眼。国他爹觉出了眼前这行字。他头上也有一块这样的羊肚手巾，却从未觉出手巾上有字，可眼前有字。他捉摸这行字象什么，象蚰蜒，他想。象蚰蜒爬。

象长虫吧。

象蚰蜒。

米子知道买主在看她的背影，腾地转过来说：“转够了，转饿了，咱俩到前头吃焖饼喝糊汤去，我掏钱还不行。”

米子一句话把国他爹说红了脸，不知是因为私看了米子的手巾还是米子说要请他吃焖饼。他打算站住，打算和米子认真点。可他一时叫米子的话给说闷了，寻思一阵，伸出胳膊就到米子花包

^①被伤：不划算。

里抓花。米子说：“哎、哎，放下放下，不卖不卖。”国他爹把弓下的腰又直了起来，把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不敢正眼看米子，却说：“不卖摆这儿作什么，摆这儿就能看。”米子说：

“递说你不卖就是不卖。”国他爹说：“莫非你的花和别人的花两样？”米子说：“还三样哪。”国他爹说：“四样我也得看看。”

他看了一眼米子，米子正拿眼睛直勾勾地盯他。可她恼怒，象受了谁的屈。国他爹心里说：敢情你早盯了我半天。莫不是我说话说走了嘴？我说的两样不是那个意思，你分明是多了心，才“三样”“四样”地拿话点我。花，也来之不易，我收了吧。国他爹又去抓花，米子说：“怎么还抓？”国他爹收住手，拍拍说：“我要了。”米子说：“你要，还有个我卖不卖呢。就不兴不卖？”国他爹说：“出个大价还不行？”米子说：“纵然给匹金马驹子也妄想扛走。”国他爹说：“怎么这宗买卖越说越远。”米子说：“刚知道。”国他爹猜不透米子的心思，干吃米子的话头，也讪了。他看了米子一会子，看不出什么，心想走吧。

国他爹刚走，米子却说：“你回来。”国他爹站住了，说：“还有事儿？”米子说：“怎么不扛你的花？”国他爹说：“不是说你不卖？这死说活说。”米子说：“不卖花谁在这儿站着，站得都腿酸。”国他爹说：“扛过来吧。”米子说：“还没出价呢。”国他爹撩起大袄，拽住米子的手，把两人的手捂住说：

“这整，这零儿。”这里买花、买牲口有唱码成交的，也有拉手成交的。国他爹拽米子的手不算过分，可他拽住了米子的手。米子想想这价倒不算小，嘴里却说：“就算白扔给你吧。”国他爹说：“还不快扛过来。”米子说：“让谁扛？”国他爹说：“你扛。”米子说：“扛不动。”国他爹看看米子，扛起了米子的花包。